

第六章

怎么会有不幸的事呢？

- 如果神起初的创造都“甚好”，为何现在自然界会充满暴力和血腥？
- 神是否给动物创造了攻击与防卫的机制呢？
- 抑或它们是在“人类堕落”之后被重新设计？如果动物从来都没有互相杀戮，物种的数量岂不会过多？

人类堕落之前没有死亡、疾病或苦难，神宣告所创造的一切都“甚好”（创世记 1:31），因此，神把植物当作动物的食粮，这做法就很合理（创世记 1:29 及 30）。

今天许多生物的体内似乎都具有攻击、杀伤、捕猎、吞噬或防御的机能，例如：毒蛇含剧毒的尖牙、体型庞大的肉食猫科动物、蜘蛛结网作捕猎等，例子不胜枚举。这些特徵在世界未堕落之前根本不适用，却适用在一个堕落的世界。究竟这情况何时和如何发生呢？

创造论者对这个问题，都有不同的见解，让我们概括地看看有哪些可能性和可取之处。

首先，我们得看看圣经就这些问题怎么说。记着，圣经告诉我们真理，但没有提供全面的资料。我们可能要按常理去推测未知的领域，据我们对现在世界的认识来作判断。圣经教导我们：



图11: Anne Filip <sxchu>

人类和动物起初是吃素的

- 人和动物一开始都是吃植物的（创世记 1:29-30）。在人类堕落之前，无论人和动物都不吃肉。现在的肉食“食物链”在古时并不存在，所以神適切地形容祂的创造是“甚好”的（创世记 1:31）。
- 圣经清楚界定植物和动物的分野。《创世记》1:20、21 和 24 形容动物为“有生命的物”（希伯来文 *nephesh chayyah*）/ “有生命的动物”（*nephesh chayyah*）/ “活物”（*nephesh chayyah*）；而《创世记》2:7 形容亚当为“有灵的活人”（*nephesh chayyah*）。因此，人和动物在《创世记》里都有着 *nephesh* 的质素或者就是 *nephesh*。*Nephesh* 基本上是指“有气息的生物”，在旧约中经常跟其他字词配搭，来表达一些情绪和感受等，也许所指的生命是有某程度的意识。植物没有这种 *nephesh* 的生命力，所以亚当吃胡萝卜，从圣经角度算不上是一个杀戮事件。
- 世界有一天会恢复原状（使徒行传 3:21），一如既往，世间的动物不会经历暴力和死亡。无论《以赛亚书》11:6-9 所指的是千禧年抑或新天新地的时代，重点都是说万物如羊羔、豺狼、豹子、小孩、熊、牛犊和蛇都能平和共处，狮子也回复吃草。这幅未来的幸福图画，明显地反映了从前的那个乐园是因罪而堕落的。

- 在人类堕落之前，动物 (*nephesh* 生物) 当然没有疾病、苦难和死亡。那么，何谓 *nephesh* 动物呢？单细胞有机生物如细菌和酵母、无脊椎动物如蚯蚓、昆虫、虾类等是否有 *nephesh* 的生命呢？圣经经文给了我们一点线索，“活物的生命 (*nephesh*) 是在血中” (利未记 17:11, 另见创世记 9:4)。如果按这一点去区分有机生物是否“有 *nephesh* 的生命”的话，那么，微生物就会排除在“有 *nephesh* 的生命”之外。然而，问题是如何界定血。例如，昆虫和甲壳纲动物也算有血，即使它们跟有脊椎动物的血，在某程度上是不同的。血液中的血红素不能作识别，因为有些植物里也发现含有血红素。

在《创世记》2章，亚当为地上的动物命名，可能给我们多一点线索。亚当为“各样的活物 (*nephesh chayyah*)”命名 (创世记 2:19)。他究竟给什么命名？“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” (创世记 2:20)。¹ 可是，有一点不能不说，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勒波德 (Leupold) 注意到，在《创世记》1:24里提到的 *remes* “爬行的东西”，并没有包括在内。假如“爬行的东西”包括昆虫和蚯蚓，那它们可能不是有 *nephesh* 的生命。不过，经文却没有清晰说明这点，我们不宜太武断。

也许这样说会较为恰当：当初没有厮杀流血的死亡事件发生。即是说，那些生物 (我们所说的“动物”) 没有像今天一样，出现互相打斗、杀害、浴血、吞噬的场面。

- 人类在大洪水发生后 (创世记 9:3) 才获准吃肉，也许在大洪水过后，许多人类赖以为生、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植物都绝种之故。迄今，人们也难以透过全然吃素来让身体汲取足够的营养 (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)。也许人们在神批准吃肉之前，也有

1. 有关亚当命名的讨论，见格里格 (Grigg, R.)，1996年，“Naming the animals: All in a day’s work for Adam” (动物命名：亚当一天的工作)，《Creation》18 (4) : 46-49, <creation.com/animalnames>



有些生物在设计上似乎已有猎杀和吞噬其他生物的本能

吃动物维生，但即使如此，也并不普遍，圣经暗示在大洪水之前，动物对人类没有丝毫惊恐（创世记9:2）。

今天的动物体内都有某种机能，可以攻击他人和为自己防卫。我们统称为“防卫与攻击机制”（defence-attack structures）。这引伸出第一个问题：“这些生物的机制是否为作恶而设计呢？”另一个问题：“这些机制何时出现？”在人类堕落之前的世界，这种防卫与攻击机制似乎毫无用处。

以下提供了一些可行的答案，也顺带讨论个中的问题。

主张一

现在生物的防卫与攻击机制，原意并不是为防卫和攻击而设计，在人类堕落之前，这些机制有着不同的功能，而产生现在的功能是由于退化所致，例如：基因突变。

有人指出，今天生物的利齿可能是为撕开皮肉而设，据我们所知并不尽言。最明显的例子是狐蝠（fruit bat）；至于水虎鱼（俗称食人鱼，piranha）某些品种，虽然有尖锐的上下颚和利齿，但只吃植物。同一道理，在人类堕落前，狮子的利齿难道不会只作嘴嚼

水果之用吗？今天的病毒把有害基因注入其所在的宿主 (hosts) 里，但在人类堕落前，它可能有某个用处的。²

也许，在人类堕落前，其他有害的机制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功能，可能是经选择³又或是退化性基因突变（通常人们是如此解释），导致遗失或变更原有的功能。大熊猫也有利齿和利爪，但它们用来撕开竹树，而且主要啃食植物（竹叶）。偶尔有人也看到它们吃小动物。如果人类起初观察大熊猫时，看到大量大熊猫都吃动物，我们会难以接受它们的利齿和利爪原为啃食植物而设。

免疫系统基本上会有“自己”和“异己”之分，这种分野是维护身体整体的健康而设，即使在人类堕落前也十分重要；在人类堕落之后，这种免疫系统就更为重要，以防止致病的有机生物进入体内。

“主张一”试图避开慈爱的神理应不会设计出有害机制的难题⁴，但若用这主张来解释所有防卫与攻击机制，问题就出现。事实上，所有生物都有某种防卫与攻击机制，就是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，这也是一个防侵袭的警报系统。这些例子明确显出这机制是为生物存活于堕落的世界而设，而且许多防卫与攻击机制更证明复杂和独特设计的存在。

2. 或者在人类堕落前，病毒扮演着一个传递遗传信息的功能，以维持或增加遗传基因的多样性。这种传递不会因增加任何信息的复杂性而引致疾病。来自宿主的基因里某种特定的酶，经基因突变失去其独特性（注意：这是突变带来的信息遗失），产生连串致病的反应。许多致病的有机生物自身就在退化，不只把宿主快速消灭，也同时引致自我毁灭。此外，宿主本身也退化，失去抗病能力。见伯格曼 (Bergman, J.)，1999年，“Did God make pathogenic viruses?”（神创造致病病毒吗？），《*Journal of Creation*》13 (1)：115-125，<creation.com/did-god-make-pathogenic-viruses>
3. 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：如果动物本能就有一套既定的程序，它们还能有多少自我选择生活方式的空间？最间接支持这个见解的经文来自《创世记》6:7、11-13。据许多人所理解，动物世界的暴行，是方舟之外陆上动物被除灭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这并不表示神也要让动物承担这个道德责任。也许人类犯罪堕落后，把死亡和流血事件引入世界，这事令神悲痛
4. 这引起一个有趣的神学旧问题。如果这个防卫与攻击机制是“自然”发生，而不是有计划地设计出来，那么全知的神是否为这个机制承担少一点责任呢？打个比方，一名医生知道他所有的氧气存量能救活一名病人，但他没有这样处方（见死不救）。这件事跟他蓄意用氰化物（俗称：山埃）去毒死病人比较，是否少一点责任呢？有些人指出，神往往有计划去作惩罚，这不受道德上与神学上的判断，例如：酿成过百万生灵涂炭、一切都全然毁灭的大洪水发生

其实，创造论者为证明生物是被设计出来而列出很多例子，大部分都包括了防卫与攻击机制。如果我们说这个机制或者它们现在部分的功能，是由随机的基因突变而成，那么，我们就有违设计论的核心，如同指千百万复杂精细而各不相同的模式，是由基因突变及自然选择而随机地衍生，这是说不过去的！试想，蜘蛛丝和蜘蛛网所显露的，是繁复的化学结构和周密的工程部署，有些蜘蛛网还用来捕猎雀鸟呢！结网这一套复杂的机制，源自一个早已设定的本能（一套包含编码信息的程序），指蜘蛛在哪里结网就能获得最佳的捕猎效果；也指示蜘蛛何时及如何出击杀死被困的猎物。类似的例子数以百万计。一个复杂而有目的的设计，意味着由一个有智慧有目的的创造之源而生。防卫与攻击机制的例子，也就成为初步证据，证明这是神有目的的设计。



不同品种的蝙蝠吃不同的食物，
但蝙蝠的牙齿却大同小异⁵

图片：Nevada Bureau of Land
Management: wikipedia.org

这个主张也引起另一个问题。经过观察，防卫与攻击机制真正的功能似乎都跟堕落前不同。有人辩称，我们可能对堕落前情况一无所知，但并不表示这个情况不会出现。然而，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机制，每个都千篇一律地用这个方式去解释，一定难以置信。我们不应只着重于防卫与攻击机制某方面的特性，而忽略整体性。例如：只集中讨论爪和牙的形状，而忽略大猫科动物还有其他肉食习性的特徵，利齿只是其中一项而已。狮子天生就有优良的捕猎本领，加上它们勇猛有力，肌肉强壮，一击就折断角马的颈项。它们的消化系统能适应消化鲜肉。虽然在危难之时，狮子也能以菜蔬为粮，但肉类较易消化，而依赖肉类为粮可能跟机能退化有关。

5. 威斯顿 (Weston, P.)，1998年，“Bats: sophistication in miniature” (蝙蝠：微型精品)，《Creation》
21 (1)：29-31

基于以上所有的特徵，狮子就像是一台经高度设计而成的捕杀机器。

类似的特徵十分常见。在人类堕落前，猎豹飞快的奔跑速度有什么作用呢？⁶ 放屁甲虫那对高度精密的喷射器（现在用来喷射敌人）又有何用呢？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目的，那么问题又回来了——这个已设定的本能，如何及何时开始射杀甲虫的宿敌呢？

有人说在堕落前，蛇的尖牙是用来注入水果软化剂，那么同一问题又出现。为什么蛇会改变胃口和习性？胃口和习性似乎是基因密码中早已设定，而不是有意识地作选择。⁷ 又如果不是被直接创造，那为何、如何及何时改变呢？



图片：Steve Cardno

熊猫有利牙利爪却主要吃竹叶



炭笔画作：Robert Smith

大猫科动物的生物设计，除了有利齿去配合吃肉的习惯，还有其他变化



蛇的毒液含复杂的化学物质

- 也许跑得快的设计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（如同飞鹰冲上云霄或海豚逐浪畅泳，明显是为“娱乐”而已），而且许多人类的发明灵感都源自神的设计，例如：虹膜式可变光圈相机和Velcro[®]魔术贴，这可能是神旨意/恩典的一部分
- 基于大洪水前世界没有沙漠或严寒环境的假设，有人质疑为何许多动物的特性是为了适应这些环境而设计。例如：骆驼的抗脱水机能，或北极熊毛皮上特殊的保温功能。然而，圣经没有一处记载大洪水前没有沙漠或严寒的地方。不过，这些为适应而设的特徵，可能早已在原本创造的生物种类的基因里存在。譬如：要适应酷寒环境的北极熊，几乎全都是吃肉的，却能与没有御寒能力的棕熊（大部分——75%是素食）杂交，就显示二者都是由原本创造的熊所遗传下来的

无论如何，蛇的毒液含复杂的化学物质，设计似乎远超吃水果的目的；其中有化学物质是专门用来袭击猎物的中枢神经系统，令其呼吸困难；也有一些专门破坏生物体内的凝血机制，令猎物内出血致死。

虽然出现以上种种问题，不过仍然有一些例子带来合理的解释。雌性蚊子吸血因为它需要血红素来繁殖。然而，雄性蚊子只吸吮植物的汁液。也许人类堕落前，雌性和雄性蚊子都吸吮植物的汁液，当某些植物品种最终都绝种了，蚊子再难以从植物身上找到足够的血红素，便要吸血。如前所述，有些现存的植物含有血红素。

主张二

涉及这种复杂的设计，不论是否关乎防卫与攻击机制，都必需有一位设计者直接参与，而当中也有不同的可能性，例如：

1. 人类堕落前，拥有防卫与攻击机制的生物并不存在，这些生物都是之后才被造。

那就是说，大部分现在活着的生物，都跟人类堕落前的“原始样板”不一样。圣经没有提到有此种重新的创造，不然就正与《出埃及记》20:11有抵触。由此可见，这个见解没有得到人们广泛支持。

2. 防卫与攻击机制的设计信息，早在人类堕落之前已存在于生物的体内，也许是处于潜伏或隐性的状态。

这暗示神已预知人类会堕落，也显出祂是全知的神，而且多处经文都说“神从创立世界以前”（以弗所书1:4）拣选了我们。这些设计的信息可能在人类堕落之时直接显露出来，也可能是透过

自然的过程作重组或作选择。如果情况是后者，同样表示神是心中有数，知道创造与人类堕落的时间相距不远，要不然，防卫与攻击机制终究也会在伊甸园出现。

不过，从基因角度来看，试想像那么多生物体内自行启动出这些机制，实在困难，因为当中涉及生态互动——敌人使用崭新的攻击技能之后，一套防卫的机制就马上在生物体内“迅速”形成。

3. 没有创造新的生物，只是在人类堕落之后，许多已存在的生物被“重新设计”，体内的遗传因子增加了新的设计信息。

这个主张获一些经文间接支持。当人堕落，诅咒临到万物，人也经历到一个生理上的改变，就是人会死亡（创世记3:19），生产的苦楚加剧（创世记3:16）。土地上长出荆棘和蒺藜（创世记3:18），就是植物也经历生物学上的改变。至于蛇似乎在诅咒之下（创世记3:14）被神重新设计，转变更为极端和永久。由于人类、动物、植物和土壤在堕落后都改变了，意味着因为亚当犯罪，万物都在神的旨意下出现改变，而不是“放任”地改变。⁸这种理解跟《罗马书》8章所言“一切受造之物”都受诅咒，等待救赎脱离罪的苦果一致。

总结

基督徒无法透过圣经少量的资料作教条式的判断，迄今谁是谁非，还是没有定断。有些见解可以彼此互补不足。

8. 将来，世界会恢复原状。若肉食狮子要变成素食狮子，也许需要一个超自然的遗传基因重组，才能带来永久的改变，因为所谓“恢复”原状，就是把堕落的后果扭转过来。那么，素食狮子要变成肉食狮子，也许需要循同一途径，透过超自然遗传基因重新编程，作反方向转变

我们这一群堕落的人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很难想像未堕落前的世界是何等模样。由于我们的限制，也不能掌握完全的资料，就更应谨慎行事，不应贸然以现在的认知去讨论不知的过去。

然而神的话语就清楚说明，今天的血腥与暴力、杀戮、残酷和种种流血事件，在亚当犯罪之前的世界不曾出现，在将来恢复原状的世界也是不会出现的。

附录

人口/种群爆炸？

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死亡以及动物界的互相吞噬，是稳定地球的人口和生物数量的良方，不致过分膨胀。有人会问，如果没有人类堕落，没有死亡和流血事件，如何避免人口和物种过分稠密的问题。

其实这不构成问题。圣经指出，亚当叛逆（因此需要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流血牺牲）是在创造之前已预知的。即使没有预知，也不能武断地提出假设，指全能的创造者无法想出可以防止物种过度膨胀的方案。神下命令，要生物生养众多“遍满地面”（创世记 1:22 及 28），当人和生物都遍满地面，这个命令就完成，繁殖就终止。

其实生物里一直存在一个自然机制，有效地限制数量，这是广为人知的。有些动物在数量过多时，繁殖的速度会大幅降低，当数量减少时，繁殖速度又会回升。